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師山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集部五

師山文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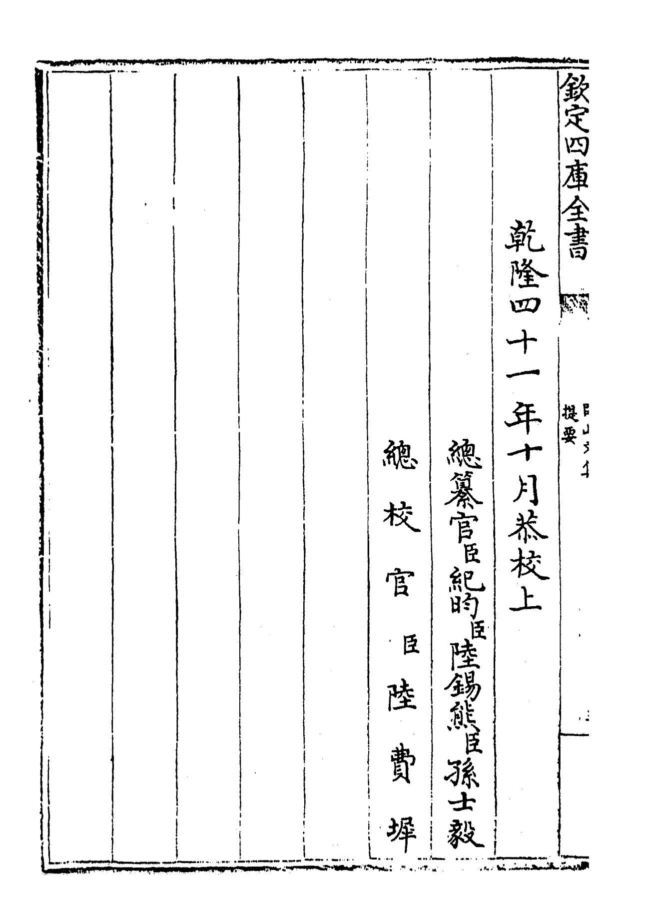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玉有春秋闕疑已著録是編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蓋即玉所自編惟序首標題曰餘力稿序中亦稱且名曰餘力稿則集名似出後人所追

改然主褘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則初刻時已改名矣遺文五卷不知何人所編程敏政跋王釣臺詩卷稱其裔孫虬裝潢成冊張駿和敏政詩跋亦稱玉裔孫鯨虬皆能詩其或出虬等之手歟附録一卷則當時酧贈詩文及後人題詠也玉自序謂韓柳歐蘇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與

洪君實書又力詆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寬作王行狀稱其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詞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趹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其推尊亦太過然王學術本醇克寬所謂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論不誣其文皆雅潔不支歐陽元所謂嚴而有法者案元此語亦見克寬誌中亦為不

愧其送葛子熙序稱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又與汪真卿書稱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至當

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益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別真偽洞見癥結無講學家門戸之見知其授命成仁揺拄名教不自剽竊語録中來矣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師山集原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數篇於奎章閣下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文者嚴而有瀍侍書學士虞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於天下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其能且奇其人將謀薦之鄭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以筆札事諸公親聞其言欲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始得博觀

其前後之文累百餘篇盖其制行之高見道之明故卓然能自為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來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所聞以為之序子美嘗築精舍師山聚書以淑學者故學者稱之師山先生云至正丁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甫書

餘力藁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為學文章為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為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

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為無用之物譬之霪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為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

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為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為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

疑者且名曰餘力藳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至正庚寅三月朔鄭玉序

師山集卷一　　　元　鄭玉　撰

表

讓官表

臣聞高祖開漢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興終全子陵之志夫所謂隱士者或因忿世疾邪或欲廉頑立懦故以恬退為事髙尚為風未必皆有康濟之才經綸之學也從昔賢聖之君所以特加寵異者盖欲養成廉恥激勵

風俗為天下勸耳臣幼以樗櫟之資深愛山林之趣躬耕壠畒留情著述初無過人之才忘世之意也兹者伏遇皇帝陛下以天地為心億兆為念求賢不及從諫如流謂臣遯跡丘園特賜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名臣聞命恐悚神識飛揚循牆扣天趨避無所臣竊惟邇年以來士大夫貪得患失尸位素餐廉恥日喪風俗日壞養成今日之禍以致盜賊蠭起生民塗炭遂使陛下宵衣旰食憂形辭色累下哀痛之詔布寛大之恩而天下猶

未定也今臣復蹈前轍貪冒恩榮不知退避豈惟負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朝廷進賢之路非臣所以報陛下亦非陛下所以望於臣也盖臣學問之淺深德量之大小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豈敢炫石為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與帛天下所以奉陛下者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臣不敢受也伏望天慈特賜俞允收回恩命容臣

以布衣赴闕入覲清光攄其一得之愚以為涓埃之助然後退處山林詠歌堯舜以樂太平實臣之至幸也而使者坐驛有司臨門廹臣就道必欲令臣親詣辭免臣累更憂患素抱羸疾道路勞役至於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謹奉表以聞伏聽聖旨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酒箋

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丹

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叩頭叩頭臣聞人心攸
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
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
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
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
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
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情比賜酺之厚
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顧慚淺學無補明時

拜賜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顧於問安侍膳之餘為致辭官就名之請仕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書

上鼎珠丞相

昔者周公之為輔相也一沐三握其髪一飯三吐其哺急於得賢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為三代之隆也

然舉賢之道在於公天下之選不可徇耳目聞見之偏而墮朋黨好惡之弊也伏惟閣下以伊傅之才居輔相之位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其視周公誠不多讓然天子之職在擇一相宰相之職在擇百官主上之所以擇宰相而得閣下者可謂得其人矣閣下之所以擇百官者則未聞其人也邇者朝廷以某隱居不仕上尊出自光禄束帛賁于丘園拔之深山窮谷之中置之金馬玉堂之上使某庸陋濫叨寵渥豈所謂公天下之選哉蓋某

自幼知非用世之才又乏過人之識故棄干禄之學絶進取之心投迹山林躬畊壠畆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暇則誦詩讀書以著述為樂非敢不仕無義以廢人之大倫也好事相傳指為隱逸流布京師致徹閣下之聽閣下又不察之而以上聞某聞命以來揣分量才逃避無所仰愧俯怍寢食不安竊惟方今戰士暴露而賞賜不加賢人在野而弓旌不舉乃使某謭才陋學謬膺恩榮傳笑四方為閣下之累貽朝廷之辱誠非所以望於閣

下也欲乞廟堂繳還翰林之命俾某以布衣躬詣閤下
吐其狂愚少攄報效移此恩數以之賞戰士則士盡其
力以之招賢人則人得其用削平盜賊坐致太平然後
使某得以優游斯世美朝廷之治頌閤下之功播之聲
詩傳之後世以為億萬斯年之美談茲實天下之望也
某之願也以此不敢欽受而使者敦迫必欲令某親至
京師面自辭免而某憂患餘生昏耄成疾道至海上復
感風痺不能前進庸是因其表章之辭布此腹心之懇

伏望鈞慈特為敷奏遂其初心實切幸甚

上漢兒執政書

某惟士君子之於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己自信之篤夫以夫子之睿智察弟子之學行而許漆雕開以仕其知之不為不深矣及至開以吾斯之未能信告則夫子為之喜悅豈夫子之知不如開哉顧有人己之殊而開之不自欺為可貴耳某也江東之鄙人也幼而讀書既乏明敏之質長涉世故又無幹濟之才不敢自

欺其心投棄林壑甘與樵牧為伍而不為仕進之謀重以邇年鄉郡累經冦盜城郭丘墟田畝荒落屋廬焚毀妻子離散憂患驚心遂成疾疢焦之肢體傷殘精神消耗景薄桑榆昏耄日甚近者朝廷急於得人不覈其實遂以隱逸見舉即所居拜翰林待制某自揆匪才不堪斯任乞讓名爵恭俟綸音許以布衣赴名而使者堅拒不允必欲令自赴都陳懇逼迫上道勞苦筋骨衝犯風露內疢既劇外感復深不能前進兹具表文布其所以

惟三先生以中原文獻之宗任廊廟柱石之重蒼生之所仰望士類之所依歸愛人以德不尚虛文冒貢尺書敷陳衷懇幸因論道經邦之餘達此衰朽顛連之狀繳還翰林之命使某得老倒山林優游聖世上不妨朝廷進賢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雖不能有補明時之治亦可以少息奔競之風豈惟某之私幸亦世道之幸也區區干冒威嚴下情不勝恐懼之至

師山集卷一

師山集卷二

元　鄭玉　撰

論

漢高祖索羮論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

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旣弒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羮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旣殺

太公分羮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羮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羮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懐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弊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此為法

唐太宗論

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常經也堯以天下與舜未聞舜以瞽瞍為辭太王以國傳季歷未聞季歷以太伯為解盖當天下離亂之際茍德在已則起而應天順人救民於水火之中矣又奚暇讓其父兄哉昔者隋煬暴虐無道盈於桀紂

生民受禍甚於塗炭天下怨之過於寇讎於是盜賊蠭起干戈林立誅隋之師不期而會然皆陳勝吳廣之徒未有商湯周武之比獨太宗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當時豪傑皆歸心焉人之議之則曰命世之才太宗之心亦必以高光自許是蓋湯武之亞矣衆人之論固未嘗及於高祖而高祖之志亦不足以及於是也使太宗因天心之厭亂順人心之思治以天下之憂為一己之任義旗一舉豪傑雲蒸以

之興弔民問罪之師行放桀伐紂之事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數煬之惡而誅其身代煬之位而反其政然後用漢太公故事尊其父為太上皇半年之閒定天下而成帝業身沒之後位傳於子前免挾父之名後免弑兄之惡湯武之事復見於後世唐室之治可追於三代矣顧乃拘拘於父子名分之間孜孜於詳度論議之細不量其父之才必欲強以天下之重言之而不從則劫其過失訹以禍福及其義兵既舉大事已集猶且自加殊禮

至於九錫既不以征伐之事上同於湯武乃竊取禪授之名下同於莽操亦不聞太宗之有一言何也蓋太宗才過於德識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禍遂陷簒弑之名者皆始謀之誤也或曰髙祖身為唐公職掌兵權非太公之比使太宗而自舉事則髙祖必起而誅之矣今以史考之太宗之初説髙祖也髙祖蓋欲執而告之矣明日復説之則以其言為大有理且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及裴寂問之則曰事已如此當

復奈何正須從之耳覵於此言太宗舉事高祖又豈能殺之哉況太宗之在當時天與之人歸之使其父有瞽瞍之暴頑母之助塗廩浚井且不能害之也況高祖乎不肯逆天違人而害其子也必矣太宗之事千古之遺恨也或者之言又豈足為太宗解哉

張華論

嗚呼聖人既為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為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

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為之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為天下之主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淩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為之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況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

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華焉夫華者晉室之大臣天下之元老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為三公蓋朝廷取以為法宗社恃以為安四海之所屬望萬民之所歸心況惠帝顓騃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為庶人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況賈后為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張華苟能倡明大義廢

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摇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為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及其弒太后而覆殯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謂大悖何時為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

下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墉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揺天下遂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簒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凶人乗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賛平呉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盖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為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

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矣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狄梁公論

或問曰狄梁公唐之社稷臣也或者譏其事女主此說然乎予曰不然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且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此孔子所

以為聖之時也武曌音照以一婦人滅唐簒位奄有天下南面稱制莫敢誰何此古今所未有之大變也革命之際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辭而勸進者六萬餘人方是時也人心天理盖蕩然矣豈復知男女內外之定位君臣上下之大倫哉李昭德雖有姑姪相簒之言不過詭計以奪武承嗣之權吉頊雖有請還廬陵王之語不過為二張長保富貴之策不有梁公心在王室志復我唐智識足以破其姦謀至誠足以折其詐偽忠言讜論足

以沮其邪心婉辭曲意足以興其善念卒還中宗又薦張柬之等誅除姦惡以成反正之功則天下為周唐室不復奪攘篡弑之禍與誅討征伐之事起矣生靈受禍何時而已乎唐之宗社又豈復有二百餘年之血食哉予嘗謂梁公事女主復唐室一事合於聖人之時豈但有不可譏議而已乎為斯言者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於梁公猶有遺憾焉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孔子豈亟亟於誅戮者哉蓋恐事機之或

失而罪人之幸免也武曌篡位至梁公薨十有七年矣梁公入相亦三年矣方帝在房州猶懼相去懸隔萬有不容則害爲成今帝已還東宫朝夕在側左袒一呼其有不應者乎顧乃遷延猶豫終於相位必待張柬之之徒以終厥志梁公之薨已七十一歲所薦張柬之又年八十餘矣使天不假之年則不幾於失其事機乎況梁公才識有過人者使其自爲誅戮之際必有施爲後日決無五王葅醢之患矣抑此豈直梁公之失哉亦由當

時教化不明綱常淪廢不知武曌之為賊而失誅討之義以至於此也傳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惟恐後夫武曌之所以貴於天下與天下所以奉之者以其為唐室之后天下之母也今武曌改唐國號滅唐社稷廢唐宗廟逐唐人主而篡其位則是唐之賊矣又豈得復為天下之母乎在廷之臣皆嘗北面事之但知其前日為天下之母不知其今日

為唐室之賊也何以言之武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張柬之曰此豈公嗚咽流涕時耶崇曰前日從諸公討姦惡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夫以姚崇之賢猶以其為舊君在他人又安知其為賊乎使當時在廷大臣有一人之識足以及此明其為賊聲罪而致討焉綱常一明人心自振豪傑風起不旋踵而誅之矣又豈使後世復有遺憾如今日之所云乎近世胡氏數其九罪恨當時不即誅之後日不追廢之可

謂痛快的切矣然猶未正名其為賊也予故發明胡氏之意正名武曌之為賊使綱常之分大明於天下後世毋后有託以垂簾聽政包藏禍心謀為不軌如武曌之為者其忠臣義士防微杜漸不俟終日當其未成也則有以沮之若其既成也則有以誅之庶幾簒逆之謀息而禍亂之原塞矣故特於梁公責備焉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弒君論

余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隱

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蹟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為義例之説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弒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為君子之言託為孔子之説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弒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

載卒未有能破其說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議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弑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

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乎弑也况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跡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父死

而奔則是弑君而避討矣茍非其弑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弑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弑父之蹟幾泯矣余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

趙苞論

君臣者天下之大義母子者一身之私親以私親而忘大義固不可因大義而殺私親豈人情也哉此趙苞所以處其君與母之變而莫知所適從也夫寇之所以刼制其母者以其子之為太守也太守之所以受制於寇者以其身有守城之責而進退兩難也當此之時以城降寇而求生其母則為不忠以城拒寇而致殺其母則為不孝為苞之計唯當對寇自殺使城守之責歸之佐貳破其挾制之謀絶其覬覦之念母在寇中遂為棄物

一老婦人殺之何益寇必委而去之不求生其母而母自生矣苞之死也豈不為全人哉惜乎苞知君臣之不可相背而不知母子之不可相殘遂致遽戰而殺其母也及觀苞既葬其母即歐血而死則當時不死而遽戰者苞非愛其身也特出於倉惶急迫一時思慮之所未及識見之所未至耳然母既死矣而苞死之則其死也亦徒死矣惜哉

李璀論

凡人處君親之間當大變之際既不能兩全其道則當各盡其道而已若李璀者其有得於此乎方懷光之將反也璀陳逆順之理盡諫諍之道知其父之志決不可移也則言於德宗使為之備見君恩之不可背及懷光之敗也則自殺以殉父見親難之不可違觀其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雖當大變之際而粲然君臣之倫又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

不能迴耳雖在大難之中而藹然父子之恩及德宗問其自免之策則對以俱死既不背其君又不遺其親斯為忠孝兩全矣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豈不各盡其道哉按免懷光一子死使收瘞則懷光猶有後也璀之死可無毫髮遺憾矣致堂胡氏謂德宗欲全璀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畔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以愚觀之雖有德宗之詔懷光之言璀必死而後已安肯

託之以自免哉縱迫於君父之言暫焉不死此心其肯安乎亦必死而後安也璀謂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者蓋其本心也李泌謂使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得其本心矣悲哉

漢昭烈顧命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

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簒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不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為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

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

不夔則苦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恥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髙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憾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子陵不屈光武論

士有間百世而始出屈萬乘以自髙舉世謂之有道之

士吾則曰潔身亂倫而已昔者嚴子陵與光武同遊學
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原闕一頁

通鑑綱目書曰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義亦見矣讀者宜細玩之

師山集卷二

師山集卷三

元　鄭玉　撰

序

春秋經傳闕疑序

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葢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為目也則因

講信脩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為不刋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

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為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灾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閒論事之是非又無

著述為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叙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

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為訓觧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録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奥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

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為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盖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復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各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

周易大傳附註序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為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為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為潔淨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講乎予自中年即有志於是書學陋識甲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黃紅巾攻陷吾郡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

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名至四明始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中二先生之說合為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閒有一二已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斂之以至於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

之以至於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隂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㓙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則近取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畫可也又何有於傳註乎又何事於考據乎況伏羲作畫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經也孔子為之彖為之象為之文言所以釋文王之卦辭為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論不可附

入各卦者則為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於繫辭之中又為序卦以明其次說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傳也今人舍夫子之易傳而欲明文王周公之易經其亦昧於明易之道矣乃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而列夫子之辭以為傳其或夫子之傳辭義深奥則附以註說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幾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說而義自明矣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

精微乾坤之緼奥夫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書之作徒見其妄誕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於易哉雖然二文之經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不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送趙典史序

典史縣幕官也其受省檄秩從九品下其事則檢舉勾銷簿書擬斷決禄薄位卑務繁任重一縣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官所以治其民民所以治於官而位

乎官民之間者典史也欲上而奉承無怠下而撫字無斁其為職不亦難乎故催科少緩簿書失實則長貳責我刑政稍猛期會太迫則吏民責我惟虛心待物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布長貳之德以施諸吏民致吏民之頌以歸美於長貳始可免焉宣城趙顯甫典史淳安縣解而東歸舉是説以贈且書之送行詩卷之首

送黄子厚序

星源王仲履以明經教授諸生文學德行在諸老中尤

為超卓與余交甚善嘗為余言其里中黄君子厚之賢而余未之識也至治癸亥秋余與仲履同試藝於有司時子厚為於潛簿亦被檄在院後數日始相識於錢塘旅邸望其氣和而有容色聽其語平易而直諒余既驗前聞之不誣又以喜仲履之能知人也如此越明年余復與子厚遇於新安傳舍一見如平生歡相與議論古今窮極經史下逮名詩法帖刑名術數靡不談討亹亹不倦余又以知子厚之學為有本而其施之有序也抑

余聞子厚之在於潛凡簿之所得為者無不為而其所不得為者亦無不盡心竭力以佐其長令而務及其民子厚之政固賢於流俗矣雖然導以善而不善者化古之善教也旌其能而不能者勉後世之善治也於潛雖小劉女子之遺烈洪平齋之文獻在焉子厚其為我求二家之後顧問而存卹之將見子厚之政不勞而治矣他日歸以語仲履仲履又將為余喜也

送徐推官序

士君子在天地間唯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已故觀人者不特論其得失之見於外又必察其是非之存於中者而後人之出處可得而論也今自三代以上孔子孟子羇窮困厄此聖賢之出處不敢說姑即自唐以來數君子而言之平章事陸贄敬輿吏部侍郎韓愈退之宋丞相司馬光君實龍圖閣學士蘇軾子瞻軾弟黄門侍郎轍子由太

史黄庭堅魯直徐州教授陳師道無已此其人皆有事業在天下文章傳後世為士者所共知識敬與以言事忤宰相裴延齡責授忠州别駕退之言迎佛骨非是幾置之死末减斥逐嶺南君實以直道讜論號為巨德元勲身陷誣詬名書黨籍禁錮之酷及其子孫子瞻與章惇不合儋州安置子由貶雷州魯直作承天寺記議者以為言涉訕謗竄宜州無已特以送别蘇公亦坐免官此數君子者甚或除名削籍顛沛流離一至於極而不

害其為出處之正是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邪聊城徐公敏夫以江浙行省都事來為吾郡推官慮獄詳讞人不稱寃以其暇日進儒生講說詩書觴酒賦詩無虛日盖亦君子人也泰定元年四月被論連坐去官士友至有為之流涕者而公處之怡然若無與於得失予於是益有感焉於其歸也備述前世諸君子之出處以解士友之憂以頌公之行事而復書以為送行序云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鮑君國良與予生同里閈覲其平居暇日冲默簡靜若不能言矩步徐行如不勝衣父母具慶子孫詵列閨門之間孝友慈愛處已待人咸有法度予每敬慕焉他日受調巢縣主簿歸自京師過予言别予知鮑君以率其身者化其人刑於家者施於政其於巢縣之治有不難矣雖然古人以治縣為最難事故目縣曰縣灘謂人之為縣若舟楫之過灘瀨也然此特指縣令而言爾古今異制古者縣令專制一縣之事簿則分掌簿書而已今

之制長令與簿共坐一堂之上遇有獄訟公議完署而後決遣之夠一縣之事自下而上必始於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之職視古為尤難而責為尤重也鮑君是行承上接下必思有以盡其心毋徒曰棲棘非吾志也吾苟歲月以待調耳吾將見鮑君為淮右之最官而巢民蒙其福矣於其行也鄉之俊彥以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分韻賦詩以重其別以予嘗從四方賢士大夫學問政焉屬予以序予不得辭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唐仲實將隨舉試藝於有司以其尊府君之領教分水也先期而行枉道省覲臨行從予徵言為別予謂科舉之設久矣唐宋之盛名公鉅卿胥此焉出我國家延祐初詔行科舉今二十年馬伯庸為御史中丞許可用為中書參政歐陽原功為翰林學士張夢臣為奎章學士科舉之士臺省館閣往往有之不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藴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

文章之華藻復策之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嚴且詳矣然朝廷不以是為難也必曰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然後得與是選焉豈非以德行為本文義為末乎予與分水君為忘年之友辱愛最深知仲實之才超於人人而學出乎等夷也今將試藝於有司又必先過其親躬省覲之禮盡孝弟之實可謂知所先後矣其言其行必有合乎今之良有司以無愧乎科舉之盛也故序而送之

送汪仲罕主簿序

稱隱汪先生生先先君子一年道德學問實相表裏出處仕宦又相先後故兩家子弟相與如骨肉而鄉里稱二父為鄉先生焉先君子既沒予父事而師承之者唯汪先生而已每過先生必造卧内拜先生牀下起而侍立見壁間所書無非警學者語而於戒酒之訓尤拳拳焉似若為其仲子罕發也罕工書善畫嗜飲酒終日陶陶世間榮辱利害未嘗毫髮掛於心也所至醉墨淋漓

人爭取之以為竒玩去年冬姪潛來謂罕酒戒甚嚴予未之信今年春往見先生退與罕語且曰吾為酒所困二十年今而戒之豈惟不致廢事神氣清爽於養生之道蓋有得焉是皆吾父之教也今將之官麗水子於吾有兄弟之好其何以教我予為之言曰昔劉玄明謂傅翽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子能克守家訓益嚴酒戒則子之明足以燭理勇足以任事惠足以愛民嚴足以御下於從政乎何有而又何待於予言罕

曰吾行矣請書諸紳以為佩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人幼穎悟力學過人於書無所不讀高於古文尤高於詩自其少時日課一詩稍有未安吟哦至夜分不睡故其為詩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未見其比也然其格律高古用意深遠非篤嗜古學不淪流俗深有得於詩之妙者不足與論乎此也延祐元年科舉初行當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

林實學之士故先生首與焉羈窮困苦又十有七年始獲為池陽儒學教授未幾以外憂去官明年先生卒矣後五年徵諸其子得詩七百六十有六篇刻之梓以廣其傳若夫其文之傳尚有望於同志之士而所刻詩但據家藁所存旁蒐博采續為外集使無遺逸之恨是亦同志之事也玉於先生為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沒今七年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論之

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為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盖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賛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於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

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盖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為經不專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為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郢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為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盖鄂州既終於郡子澄因以所見裒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

大全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縣社壇記尤為世所稱誦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吕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

正者為何如哉宜其稱扵當時傳扵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為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為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國朝之制各路設首領官三員總領六曹職掌案牘謂之賓幕與郡侯别駕分庭抗禮不敢待以司屬其官曰

經歷曰知事曰照磨照磨初名提控案牘行省版授後改兼照磨承發架閣乃命於朝列第九品今銓曹以員多雖正從八品皆借注為之又兼領對同承發檢舉勾銷與夫圖籍之所藏案牘之所庋別有印章其位視經歷知事雖在下而事加繁劇焉令甲凡在外諸司署牘皆自下而上故一路之事必自照磨始照磨以為可則署而呈之府然後行之州縣照磨以為不可則格不得行故一郡之休戚衆務之得失在於照磨一署之頃照

磨署之當則一郡蒙其福照磨署之不當則一郡受其害矣照磨之職可不謂重且劇哉同姓兄仲賢由文學掾借注廵檢既有武備矣乃辟廣東帥府掾尤長於吏事考滿當升八品銓曹以無闕借注南安照磨行有日親族咸在設宴以為餞玉舉酒屬之曰不畀其官而勤其事古人之所以為善政也吾兄之為南安一事之來必思其當當而後行不當必不行凡閲一牘商一事必盡其心曰錢糧者生民之脂膏刑名者百姓之司命詞

訟不理則民生怨懟銓選不公則吏不勸戒如此事其有不當者乎吾將見南安之吏安恬於職南安之民歌謠於道矣豈特南安之幸亦吾宗之榮也

燕耕讀堂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從胡先生緑槐氏學明年先生與鄉舉余以年不及格不得行先生之友張子經氏實與偕行未幾子經自杭先歸携先生書過予始得相識書有過元城不可不見劉忠定公之語今三十年矣子經乃來

鄉里橫經開講席諸生得聞所未聞獨余為最故三月七日驟雨乍霽天氣清明攜酒過鮑氏耕讀堂與子經叙故舊是日會者項子聞鮑仲安與其姪伯原以仁伯尚諸生得侍者鮑安鮑祿以時赴鄭老同襟期分韻賦詩留余為序不得賦余惟感今思昔俯仰慨嘆方余從先生遊時年少氣鋭勇於為學故先生有元城劉忠定公之語所以望余者至矣今余髮種種年已入無聞學問日益荒落所以負先生者至矣固無以見子經也他

日又何以見先生於地下乎因為之序以識余之愧云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徽素不產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傳令令歲入金以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産金民無從得金猾吏豪右貿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賈讎至倍號攬户事覺則以其倍計臧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直遞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户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

高其估以待覺追罪長令署紙尾申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為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賈兩以鈔計才五錠有竒至增以為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為救荒計歙縣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豈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牘聞府會郡守哈剌公别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賈於市卒改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哉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

可得兩三錢物競至而官不彊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不知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此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之而裒民財以足之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中朝知國家大體故能推吾君所以愛民者而愛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為歌詩頌之復徵予序

送葛子熈之武昌學録序

臨川葛君子熈將之武昌録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黄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别徵言以為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

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
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
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
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
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
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
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
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

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

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敎於武昌也其為朱氏之說乎抑為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國朝之制士大夫官至七品皆得推恩其親爵秩視其子至正七年五月新安鮑同仁以年勞升七品受從仕郎鄂武路泰寧縣尹以歸明年之官泰寧以狀請於朝如故事九年十一月命下同仁父景文先生周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母妻皆宜人命下之日先生適年八

十自思朝廷寵以爵秩造物賦之壽考無以報效先是先生預卜葬所於城南之葉有築宮其旁居道流以守之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為題曰心田道院十一年二月即其中設醮三日既以答天貺又以報國恩闡事之際雲鐃鉦鼓聲震林谷步虛散花韻繞雲漢先生盛服入就厥位俯伏在地誠敬恐悚真若上帝之臨乎前也九朝既畢四鼓方鳴天地開豁星辰明概乃行三祭酒之禮醮事告周壇壝斯徹神人喜歡形於歌詠道士黃

師玄首賦唐律一首以道其事子姓宗族朋友交游更唱迭和積成巨帙鄉里傳誦以為美談師玄一日攜以見過求予序其首此詩人天保之意而虎拜稽首之事葢余之喜聞而樂道者况玉於先生為通家子弟執筆書之其又何辭

師山集卷三

師山集卷四

元　鄭玉　撰

記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至治元年十二月淳安縣尹李侯修杏壇成教諭王君克明相屬以記玉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力也獨於僖公修泮宮畧而不書所以見其必當修也不費一辭而襃美已著

如此則李侯杏壇之舉可以不書雖然世衰俗薄教化日下所當作者人反視為迂闊其不書者人必以為不足書聖人之大經大法至是有不得不變者矣則書之亦可也乃為之記曰壇在縣學戟門外之西其崇一丈一尺廣稱是深加五尺有竒壘石為固前植以杏後覆以屋此舊制也李侯因其弊而新之視舊無所加損以工計若干以緡計若干民不知役吏不告勞再越月而竣事侯名思明字元亮世家睢水人其為是縣外柔而

內剛視民如子信施於人而人信之宜其為是為不難也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游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屹然為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顛酌中泠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及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為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

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黄間石色崚嶒皆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歳久寖就頽圮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玆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為石洞者三穹然如廈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嵌嵌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轃黄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蓊鬱葱蒨無所不有

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遡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繞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盖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為物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得不論者玆山所少中濡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

象大與茲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為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燕樂堂記

大倫惟五朋友居其一焉故雖父子之親而無責善之道君臣之義而有際會之難矧兄弟怡怡家人嗃嗃違之則悖天性拂之則忤人情其自始至終自少至老長吾之志成吾之才輔吾之仁者惟朋友是賴人生蓋有不敢告其父母而以語其朋友者亦有父母所不容言

而朋友言之者是朋友之倫雖非天屬而於人之情則至近且密也其可一日而忘耶劍溪徐成大距家東五百步並溪之上為屋三間四楹後翼為軒兩楹俾朋友之來過者館焉日因吾友人洪君採徵徵名并記余取詩人之意名以燕樂成大不以為非是則告之曰燕樂朋友之情也而有義存焉朋友以義合者也求朋友之情於吾名又求朋友之義於吾記可也不然燕樂之極必生乖離非惟負余命名之意抑亦有悖天倫之懿德

乃書而授之劒溪在淳安縣西南由縣西雙桂源入此凡四十五里

覆船山雲心菴記

歙南有山特起介乎徽杭建德之交曰覆船山者為一方祈禱之處神龍之所宅也山高數千仞其來自黃山聯屬斷續起伏頓挫奇形怪狀千百萬變以至於此磅礴欝積分肢析派而為浙右諸山其南出則為建德之金紫峯以及雲源諸山東西兩百照其支阜融結而為

淳安縣其北復為白石巖龍塘山至杭之於潛臨安𨺅起而為東西兩天目龍飛鳳舞始盡發其靈秀蓋名山云山顛有龍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石門九鎖對峙如峽至山之腰傾為瀑布與石相觸澎湃激射如噴噀狀石後有潭莫測其底亦龍之别宫也每天欲雨時雲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以此占陰晴之候無不驗者旱則禱之或得蜥蜴蚖蜒雨即隨至僧覺聖白傍近大家洪氏得錢為倡募衆力結菴其下為祈禱藏事之地余

以雲心名之復請為記夫深山大澤必有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山龍蛇所藏能出雲為風雨法應得祀聖苦行修持戒律頗嚴衣不敵寒食常怯於饑而勇猛精進無退轉心如是是可嘉已舊有比丘尼居山中事龍甚謹叩多應因并祀之盖亦尸而祝之之意宜牽聯得書菴之始泰定元年九月某日其成明年某月某日求余記者洪氏之子斌比丘尼俗姓汪山下民家子也

木齋記

廬山之下九江之上有隱君子方君子玉築室以教其子積而名曰木齋齋在居西若干步為屋三間四楹間十有二尺縱横相稱虛其中以待賓客闢左右兩室設几卓陳枕榻置琴書壺矢碁局筆硯瓶爐圖畫與凡茶酒之具日用之器率其子弟或絃或誦或投壺圍碁以為戲或焚香插花以為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圖史渴則烹茶酌酒倦則休息於床賓客過從方君坐談子弟侍立應對酬酢無不適意屋上複閣倣古人尊閣之義

列庋先世遺書而軒其四達以待登臨眺望開西窻而拄笏則五老諸峰開先瀑布煙雲掩映如在几席之上俯東檻而寓目則長江萬里波濤洶湧以入於海而莫窮其極閣後為臺而露其上為春夏曝書之所屋後為亭扁以聽竹為晨夕遊息之地古木脩篁繁陰數畝此木齋之大槩也予不識方君識積於京師積語如此屬予以記夫陶縣令之高風李山人之逸趣千載之下必有聞而興起者方君豈其人邪何時擔囊負笈買扁舟

過彭蠡泛大江抵康廬之麓摳衣升堂拜方君牀下與積登臨嘯詠徜徉眺望弔古人之陳迹爲當日之勝遊以窮木齋之景是則予之願也積歸趨而過庭其以予言而請積字叔高力行彊學醞藉而文爲中朝諸老所愛

石跡山建橋記

石跡山爲祁門最勝處邑人胡君俊夫始建玄武之祠於山之顛王君儒翁廼於半山之間跨澗作橋仰視飛

瀑俯瞰龍湫山川軒豁景物呈露又為石跡最勝處予嘗與王君之子存善遊而樂之時未有橋也今橋成而景益奇矣予故喜為記之橋之建以至順三年十二月庚申記之作以明年六月某日予為郡人鄭玉書者胡默篆者錢塘吳叡

肯肯堂記

南里洪君味卿隱居求志政施於家上奉慈親下撫諸弟閨門肅穆族黨以和吾鄉之稱家法者歸焉年逾四

十即為老計闢地一區高下相稱袤廣十畝謂其子斌曰吾將於斯鑿池洺築亭樹栽花蒔竹藝蔬植果以逸吾老而終天年吾無意於斯世矣汝其勉之未卒事而味卿即世斌曰此吾父之志斌之責也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於是因其舊地圜以崇墉鑿池築亭栽蒔藝植如味卿語而奉味卿之柩别為一室殯置其中以竢吉卜謂其友鄭玉曰斌託交於公最早公之知斌最深昌為名斯以昭吾父子之志實大惠也玉曰嗚呼天地一

萬物也萬物一我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參賛化育垂世立教皆吾分内事也而況家庭之近乎世有厥父播厥子不肯穫厥父作室厥子不肯構者彼獨何心哉是盖私於一已而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也若吾子者豈唯肯構且肯堂矣其以肯肯名之節夫再拜謝曰斌之事雖未能如公言斌之志敢不為公勉玉曰未也吾言未矣昔者子之先君子高尚不仕故能寄興泉石留意池館雖其經營布置弗底於成而子能成之以有肯肯

之名而玉之先君子嘗仕於時學不盡試才不大用沉沒下官卒無所偶斯爲罔極之痛玉也樗櫟之材於世無補將貽先君子之辱朝夕是懼豈不大有愧於子之肯肯者乎然則子之先君子所以潛德弗耀厚積薄發者政所以爲子之地玉之先君子大才小用不盡所藴者又豈無待於玉乎雖然古之學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苟其心俯仰無所愧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巳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贊化育

可也以之埀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是則二父之志而玉與子之所當勉者又何必區區一園圃亭榭之間也節夫再拜曰公言至矣請書以為記

雲濤軒記

吳孟思作雲濤軒於無何之鄉烏有之所使夷堅子志之夷堅子曰予嘗遊天目山宿獅子寺明日微雨乍霽曉日初升烟霧四塞雲氣在下有僧進曰山中雲海率三數年不一見子有前緣山靈效順真若天埀地湧鬼

櫂神揮子盡起而觀之予於是坐玉立亭上憑檻俯視但見煙雲起伏如波如瀾上下天光一色萬里無有涯涘或遠峯高矗聳出雲外又如蓬萊三神山縹緲水中舟不可近日從東上半在雲端則又如出於扶桑滄海之墟而不知其已在萬山之上也須臾煙收雲斂天氣清明乃無有一物又嘗觀潮錢塘見海門初白渺渺一髮油然若雲興於遠岫之間已而掀天拍岸漲海翻江聲震乾坤勢吞吳越壯觀為天下第一此所謂雲濤者

也子居闤闠之衝正當車馬之會室如斗大牖似甕懸而所謂雲濤者安在也孟思笑曰吾眼空四海胸吞雲夢以天地為籧篨古今為瞬息凡宇宙間煙雲變化風濤出没皆吾軒中物也又豈拘拘一室之間者乎何當與子挾飛仙乘怒翼超軼乎埃壒之外周旋於太虛之中仰觀六合俯視八荒則天下一雲濤耳何子言之陋也夷堅子於是憮然不知所云新安鄭玉聞而壯之遂次第其語而為之記

鄭彦昭讀書巢記

同姓名潛字彦昭者居長齡里與予家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予性敏悟志堅篤才幹優餘識見明遠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始予未見潛嘗有後生無可與語之歎及得潛而予恨釋然矣潛父隨宦東西未嘗家居母夫人專意教子潛慷慨有大志多與四方豪傑交賔客過從席無虗日母夫人出釵珥鬻所愛物供之無厭倦意以故潛得安心於學至於有成嘗於所居之西築樓一間

廣不盈丈高二十尺請予名之予曰子之作是樓也將以為讀書之所而狀若巢然予名以讀書巢何如潛拜曰叔父之言蓋有在矣夫鳥息於巢故舉而有飛翔之樂人居於學故出而有行道之功叔父之望潛者深矣豈但以其類巢而名之乎予笑曰噫子啟予矣予何言焉子其書之以為讀書巢記

靜虛齋記

乾明觀故有靜虛齋兵火後屋燬齋亦不存元統二年

道士吳君定夫築山房以為修煉之所廼書舊顏揭之屬予以記或者曰此老子歸根之論也子盍為演其義而記之予謂定夫名家子世讀聖人之書今雖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樂乎吾儒存養省察之功脩己治人之學故造吾而請爾吾又為老子之説以告之豈定夫之心乎故舉所聞於父師者而告之曰此周子學聖法也明通公溥之謂乎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矣靜虛故明而通動直故公而

溥此聖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學者之所當學也雖然或者疑之定夫之名齋静則虚矣其如動何夫静者體也動者用也豈有有其體而無其用者乎在學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動有其體而無其用者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又何必告以聖人之學乎定夫莞爾而笑凝然而定若不聞者予盖知其深有契於是説而難於言也故書以為記

重脩忠烈陵廟記

後至元之二年冬府判燕山馬侯佐治新安官府脩明僚采協和政有所未孚事有所不便侯輒白府罷行之士脩其教農安其業差徭不擾租賦以時六邑晏然官以無事迺延見父老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衆謂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勞血食禱應如響侯識不忘明年春霪雨害麥民且憂饑年侯白僚長率厥官屬詣祠下齋戒以請翌日天體霽然麥遂倍收王有陵廟在郡北七里雲郎山中侯往謁謝則左傾右頹風雨弗庇

侯喟然歎曰吾徒以善惡賞罰之權而教於陽王以雨暘禍福之柄而相於陰實一郡生靈休戚之所關繫陵廟廢壞弗葺吾守土者之責也首捐已俸以倡凡厥在位各以品秩出金有差命歙縣主簿韓君世傑董其事逾月告畢内外一新士民乞靈莫不起敬韓君過予請文刻之石予惟隋之亡也海宇如湯歙宣睦杭婺饒六州之民獨不識兵當其大亂之時如處太平之世者皆王之力也宜其血食千載報祀無窮按歙縣有古邛墓

凡三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墓在予所居貞白里中今唯雙石人可識然沉淪土中殆盡矣陳儀同程靈洗墓在郡西南曰黄墩相傳即墓為壇因壇為廟今亦不知其墓之所在獨王以豐功鉅烈生有濟時及物之恩死能相其雨暘水旱之宜故自唐至今六七百年前廟後陵巍巍不廢功德茂矣漢以秦隱王有誅秦之功置守冡者三十家禁其樵採呉越錢氏當五代之亂保有兩浙後世亦為立寺觀以守其墳墓此皆古今令典所恃以

為勸戒者馬侯以聰明才幹歷仕中朝故其出佐外郡知重民事能及於是是可書也贊是役者前推官廬陵歐陽侯齊賢知事東平王士鈞馬侯名楨字幹臣其祖璘嘗為參政江淮省父澤廣平路總管葢世家云四年二月庚午記

耕讀堂記

鮀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為委積之所暇則絃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鮀生者問

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為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為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

遠矣鮑生從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脩復任公祠記

新安郡城之北四十里有寺曰任公寺者梁太守任公彦昇之祠在焉祠廢已久獨羅尚書汝楫所為碑文具

存予因暇日與二三友生過之乃圖興復鮑元康仲安元康從子深伯原觀以仁洪斌節夫各願出錢供費又得里人許紹德子華身任其事四明張闕可久監税松源力贊其成縣令張侯聞之為之丁寧勉勵使無違吾志於是謀於寺僧曰思睦曰誠真皆樂聞其請始克奉公法堂之右復其舊貫焉既已事聞于郡郡檄張侯有事祠下父老來觀喜而鼓舞咸謂宜有辭刻石以詔來世而屬筆於予吾郡晉武帝太康元年以新安為名

至今至正八年一千六十九年其太守見於郡志者二百五十一人賢而見祠於其民祀而不廢於其後者惟公一人而已且祭祀闕在禮典世次更易遷祧有時雖富貴之極闕制則人之見祀於其子孫者有時而盡豈若公以善政被及其民沒而見祀千載不廢於此雖足以見公恩德之在民者深亦可以見吾新安之民所以報事其上者無所不至而風俗為厚矣若夫公德行文學與為政之詳具在本傳與前碑所録此不

再書姑記其祠之興復使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敢廢墜云耳張侯名灝字君用濟寧人

三樂堂記

余以才疎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壠畝將以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為肄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由於天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於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係於人今余也由於天

者既不可必得在於已者又不能以自盡終將有望於人而已則其愧怍有益甚焉而亦何以為樂也雖然學於是堂者及時盡力加以百千之功視余之悠悠歲月不能盡其在已者至於老而自悔乃有所望於人也以為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之道而固余之所望於後學也

小毋堨記

里人以草木投溪澗中壓以沙土絶流為堰鑿渠引水

以灌田謂之堨小毋堨者在予居之西二里其源發於靈山自源至堨才十里朝盈而暮涸者也歳農家待雨霽備草木及舉事其流已竭矣盖未嘗霑其灌漑之利也後至元某年冬從子紹謀易以石梁圖為永久徵工於農怨聲四作人或難之紹不為止乃代巨松列置水中縱横其上布石為底卷石為篷取碎石雜置篷下以實其中擣石之灰苴其罅漏梁成横接兩岸其平如砥然後立木為柱布板為閘山水暴漲則啟閘以洩其怒

溪流既平則閉閘以障其溢農免修築之勞田享灌溉之利人始歌之至有欲祀之者紿又割田三畝令收其租入以供春秋祀事及凡堨之歲費積其餘以待脩葺於是堨之事始備可以傳之永久矣堨之音褐吳楚之方言耳按韻書堨有揭竭遏三音而不音褐皆云堰也柳子厚袁家渴記雖云音褐而所用乃渴字吾郡舊俗相傳用韻書堨字而音如柳子厚記今姑從俗庶便觀覽云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泰寧縣三皇廟始建於縣治之西當時草創應令地卑屋陋不稱尊崇明祀之意至正二年前令王君成吉因廢佛菴遷之縣溪之南二里且收菴田之入以供祀事然規模位置率多因菴之舊不能如式又溪水阻隔往來跋涉官民咸不以為便八年今令鮑君始至因官民之所欲又遷之縣治之南鑪峯之下正殿三間翼以重簷榱桷四出前為門屋五間揭以開天之門又其前為

櫺星門者三東西各一廡廡各四楹地位高爽規模宏壯既免跋涉之勞而尊崇之意亦稱矣走書屬予記之予聞諸夫子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三聖人者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生人之類得以相收相養以至於今皆其力也凡有生於天地之間戴髪含齒而為人者所宜報祀無窮況於有土有民法三皇之道而為治者乎自隋以前此

禮未舉固為闕典唐天寶中制始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致祭郡縣猶未有廟也我國家龍興朔土治尚簡畧淳朴之俗隣於古初乃始致意三皇之祀於是郡縣皆得立廟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守縣令各以其服行事惟謹報本始也鮑君此舉可謂知所本矣予與鮑君同里閈嘗相共講學知其存於中者為有素未知其施於政者為何如也近予從兄璿歸自閩中聞泰寧人誦其令尹之賢謂雖風紀之司不是過也然後益信鮑君

之與予講於家者為不誣矣故樂為誦其所聞使刻之麗牲之石鮑君名同仁字國良新安歙人也予其里人鄭玉

富登釣臺記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妹壻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閫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

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為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名辭還畱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後石里人鮑葉為予結草堂其側虎臣字道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師山集卷四